

清文海



南開大學古籍與文化研究所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九十八

清文海

南開大學古籍與文化研究所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客歐陽舍人同主歸書
北海三香
新集
釋切
釋秀
三楚考
阮太傅集制圖解書後
孫貽圖
與王子茂論四情書
與梁卓如論墨子書
與某君書
與曲園書
瑞安新聞學計館敘
沈佩庵富強有識敘
墨子問詁敘

浙江大學圖書館藏

第九十八冊目錄

胡元儀	一
答歐陽舍人問主婦書	三
北海三考敘	六
新輯服子慎通俗文跋	九
釋圻	一一
釋仞	一三
釋秀	一六
三楚考	一九
阮太傅車制圖解書後	二二
孫詒讓	二七
與王子莊論段脩書	二九
與梁卓如論墨子書	三四
與某君書	三九
與曲園書	四二
瑞安新開學計館敘	四四
沈儷崑富強芻議敘	四七
墨子閒詁敘	五二

契文舉例敘	六〇
名原敘	六五
周書斟補敘	六九
古籀拾遺敘	七二
周禮正義敘	七六
溫州古壁記敘	八七
刻竹軒櫟箸跋	九一
嘉靖本周禮鄭注跋	九四
冒巢民先生年譜序	一〇一
唐房玄齡碑跋	一〇五
薛尚功鐘鼎款識跋	一〇七
日本刊孝經鄭注跋	一一一
札迻	一一三
羅昭諫江東外紀辯	一一九
溫州經籍志敘例	一二五
徹法攷	一三七
邨鄺衛攷	一四九

禮記鄭注攷上	一五六
禮記鄭注攷下	一六六
官人義	一七三
樂記五色義	一七九
白虎通義攷上	一八三
白虎通義攷下	一九〇
記印度麻	一九五
記瑞平化學學堂緣起	一九八
賀濤	二〇五
復吳辟疆	二〇七
上袁宮保	二一一
上吳先生	二一六
上徐尚書書	二一八
上徐制軍書	二二一
復吳辟疆書	二二三
復吳先生書	二二六
答宗端甫書	二三一
送吳辟疆序	二三四
送張先生序	二三七
送吳先生序	二三九
武昌張先生七十壽序	二四二
送宋芸子序	二四五
送湖南巡撫陳公序	二四八

國執	二五〇
論左傳	二五四
法政學堂記	二五八
授經堂記	二六二
劉太夫人墓志銘	二六六
徐君少珊墓志銘	二六九
定州王文泉先生行狀	二七三
書文章類選卷首	二七八
讀國語	二八〇
讀漢書公孫賀傳	二八三
讀韓子	二八六
書史記游俠傳後	二八八
讀柳子厚集	二九一
書韓退之答劉秀才論史書後	二九三
讀墨子	二九六
書柳子宋清傳後	二九九
黃世榮	三〇三
合科舉於學堂議	三〇五
振興女學議	三〇九
地學叢書序	三一
西學彙編序	三一二
六書說	三一五
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章說	三一八

內閣軍機分合考	三二〇
不纏足會女學堂章程書後	三二二
書蔡經剛事	三二九
書徐宗楊事	三三一
告亡女文	三三三
樊增祥	三三七
訪采石磯太白樓賦	三三九
代邊撫軍禁種罌粟示	三四四
通稟各憲	三五〇
監生劉雲巖上控官書局委員一案詳稿	三六〇
開設官錢鋪稟	三六三
義倉出易稟	三六八
勸借商欸啓	三七三
稟張藩台	三七六
復邊中丞禁煙稟	三七八
上邊中丞諭宜民賠納荒糧狀	三八〇
通稟墾荒客民不得另立新甲狀	三九二
答許竹簣侍講啓	四〇一
與張樵野觀察書	四〇四
答潘鳳洲孝廉書	四〇七
與邵小村觀察書	四一四
下第答友人書	四一四
與陳伯雙書	四一六

上南皮夫子弟二書	四一七
上彭中丞書	四二二
與分修諸子論志事書	四二八
復本府問絕糧書	四三三
東溪草堂詞選自敘	四三七
張南湖舍人芙蓉碣傳奇敘	四四二
夏日游城東諸寺爲黃子壽先生作生日敘	四四五
代榮將軍贈鹿中丞敘	四四九
王芥子先生青虛山房集敘	四五八
樊山續集序	四六一
重修湖北通志商例	四六六
陝西藩署增置顏柳碑記	四八二
蘿溪老屋圖記	四八五
花菡萏記	四八七
西谿泛舟記	四八九
蚌湖探梅記	四九一
陳寶琛	四九三
七省水師議	四九五
唐蔚之侍郎十三經讀本序	五〇三
張寶森	五〇五
沈歸愚唐詩別裁書後	五〇七
桂站	五〇九
北宋始置諫院論	五一二

問鄭康成三禮注異同	五二八
禹貢南海解	五二四
讀隋書經籍志	五二八
胡薇元	五三七
與嵩懷山大司寇論律例書	五三九
某斐軒詞韻序	五四三
原彊	五四五
原富	五四八
周秦諸子工藝之學與泰西同異策	五五三
辨士	五五六
集衆思廣忠益論	五六〇
唐租庸調兩稅法論	五六二
治獄論一	五六五
治獄論二	五六七
治獄論三	五六八
治獄論四	五七一
治獄論五	五七三
資陽水災記	五七六
羣經書院記	五八〇
游華山記	五八三
游瀘山記	五八七
客歎	五九一

富完顏侍郎書	五九三
方語小纂序	五九六
釋蔽篇	五九八
華山記	六〇五
峨眉山行記	六一二
十二故人傳	六三七
魏縣	六四三
周教授畫山水圖記	六四五
書曾文正公逸事	六四八
李再榮	六五三
粵東文海集後跋	六五五
州縣宜擇人久任論	六五七
書吏論	六五九
書歸震川先生集後	六六一
書汪起謨先生明史外集後	六六二
王仁堪	六六五
人鏡賦	六六七
擬白居易荷珠賦	六七一
清露點荷珠賦	六七三
披沙揀金賦	六七五
遊姬巖記	六七八

胡元儀

胡元儀（一八四八——一九〇七）字子威。湖南湘潭人。光緒十一年拔貢生。通經博學，尤精三禮。不樂習舉業。著有《始誦經室文

錄》。

爲證是主婦必主祭者之妻也。宗子之母雖在爲主婦亦宗子之妻何以明之內

則云舅沒則姑老家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鄭注云謂傳家事於長婦婦雖

受傳猶不敢專行未訓老字之義孔疏訓老字爲七十老而傳之老謂年老方傳家

事且爲之說曰若舅沒姑未老則其婦不得專知家事也其說似是而非所謂七十

老而傳指丈夫而言婦人不爾也蓋其夫既沒卽傳家事于長婦以祭祀之事必夫

婦親之故耳所以云舅沒則姑老則卽也老休息也婦子成婚爲云治之道美不

字之義亦爲訓言舅沒卽姑休息而傳家事於長婦也鄭以易明不復訓釋孔

答歐陽舍人問主婦書

節吾足下垂詢一事謂宗子之母在爲主婦者宗子之母邪宗子之妻邪禮無明文當何所据善乎足下之問也以禮經考之爲主婦者宗子之妻也知者祭統云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又云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特牲饋食禮主人受主婦之酢爵更爵酢注云主人更爵自酢男子不承婦人爵卽引祭統此文爲證是主婦必主祭者之妻也宗子之母雖在爲主婦亦宗子之妻何以明之內則云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鄭注云謂傳家事於長婦婦雖受傳猶不敢專行未訓老字之義孔疏訓老字爲七十老而傳之老謂年老方傳家事且爲之說曰若舅沒姑未老則其婦不得專知家事也其說似是而非所謂七十老而傳指丈夫而言婦人不爾也蓋其夫既沒卽傳家事于長婦以祭祀之事必夫婦親之故耳所以云舅沒則姑老則卽也老休息也

荀子成相篇云治之道美不老楊注云老休息也卽如左傳便

營菟裘吾將老焉老字之義亦常訓休息

言舅沒卽姑休息而傳家事於長婦也鄭以易明不復訓釋孔

疏不合經文語意非也。由是言之宗子之母雖在爲主婦必宗子之妻內則有明文矣。又曾子問云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亦以主祭者必夫婦親之故雖七十必有主婦然則主婦之名對主祭者而言斷不可施之宗子之母。且行禮之時主婦致爵于主人主人致爵于主婦均敵禮以母子行乎其間有是理乎。足下所以致疑者實因喪服齊衰三月章云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傳曰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也。賈疏云宗子母在未年七十母自與祭母死宗人爲之服宗子母七十已上則宗子妻得與祭則宗人乃爲宗子之妻服不知是乃賈氏妄說悖理之甚也。如其說宗子之母傳家事于宗子之妻則宗人乃爲宗子妻服其時宗子之母雖傳家事固依然在也。傳明云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毋乃顯背經文乎。且宗子之母未七十自與祭出何典記邪。先王制禮宗法最重大宗子於宗人服屬已絕必爲之齊衰三月之服以宗子承祖宗之重其祭也夫婦親之故宗人爲宗子及宗子之妻服尊祖故敬宗此之謂也。宗子之母卽前日宗子之妻

也宗子之母在爲主婦則宗子之妻然每事必請于姑猶繫于宗子之母故未爲宗子之母服則不爲宗子之妻服必宗子之母死乃爲宗子之妻服也賈氏于內則舅沒則姑老之文既解之未審遂違悖經自撰典禮成此大誤也每恨禮經之精微孔賈尙往往不能達況後之人哉謹貢所聞質之足下是否有當伏乞箴言。

文子周官則取二篇及社稷之說
(民國二十六年排印本《始誦經室文錄》)

注其餘孝經孟子爾雅亦皆有連舉不綜括衆說博稽六藝證其異同扶其是非義取其長不拘家法可謂罄百家之不爽集兩漢之大成者矣後之論者以爲使生孔門當列游夏千秋定論良不觀也家少承庭訓八歲就塾即誦毛詩繼以三禮年踰弱冠方志于學從事鄭氏書習之有年但存鑽仰未克貫通誦經之餘涉獵史傳見鄭君述何遜之辟斛公車之徵歎其志行高潔冠冕人倫及讀華陽國志見鄭君與先主周旋治亂之道言之甚悉曾不辭教又讀晉書刑法志馬鄭諸儒爲律章句十

北海三考敘

在昔暴秦燔書滅學，及漢惠帝除挾書律，羣儒繼起，爲之注解，各相授受，三代之典章法度，孔門之微言大義，得不就泯復存于世，傳注之功，不誠偉歟！然毛

韓齊魯分爲四詩魯史春秋學開五傳易有施孟京費之學書有今文古文之別禮有曲臺二戴之傳分門別戶家法是承學徒雖多兼通蓋寡北海鄭公生當漢季通人大儒咸從捧手學無常師囊括大典于易則先通京氏後傳費氏于書則傳杜林古文並習今文于詩則初習韓氏繼箋毛氏于儀禮則本習小戴今文兼採淹中古文于周官則取二鄭及杜子春之說禮記則依盧馬之本春秋則有評論發公羊墨守臧左氏膏肓起穀梁廢疾之書論語則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考之齊今而爲之注其餘孝經孟子爾雅亦皆有述靡不綜括衆說博稽六藝證其異同抉其是非義取其長不拘家法可謂整百家之不齊集兩漢之大成者矣後之論者以爲使生孔門當列游夏千秋定論良不誣也蒙少承庭訓八歲就塾卽誦毛詩繼以三禮年踰弱冠方志于學從事鄭氏書習之有年但存鑽仰未克貫通誦經之餘涉獵史傳見鄭君逃何進之辟辭公車之徵歎其志行高潔冠冕人倫及讀華陽國志見鄭君與先主周旋治亂之道言之甚悉曾不語赦又讀晉書刑法志馬鄭諸儒爲律章句十

有餘家。晉時著令專用鄭君章句，不得雜用餘家，垂爲國憲，歷數百年。於戲經濟如斯，克堪王臣，而聞命罔從，讓爵自高，誠見漢祚將移，不肯爲曹氏用耳。經師易得人，師難逢，兼而有者，鄭君而已。范史作傳，不列儒林，次于張純、曹褒之後。王西莊云：此有深意，極盡尊崇，純、褒皆漢名臣，手定典禮，鄭君未嘗一日登朝，乃躋與並列，此與子長進孔子于世家義同。由是言之，范蔚宗之推鄭君至矣。然北宋以前書多記鄭君逸事，有足補范氏之略者。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遂取范史本傳立以爲綱，網羅舊聞，並存異說，條附于下，俾有所考。仿裴松之三國志注例，成鄭君事蹟考一卷。鄭君注述五十餘種，范氏所載才十之一，加以散亡存不及半，近儒蒐輯各有成書，斷簡零篇略存梗概，亦有全佚莫可稽求。幸隋、唐諸志及引見他書猶可備錄。其目遂仿朱竹垞經義考之例作鄭君注述考一卷。竹垞之書末附師承授受源流，學者當曉謹用其體，而以鄭君師承考一卷終焉。書成題曰北海三考，淺學寡聞流覽未悉，世之爲鄭學者或有取于斯篇，倘能董而理之，蒙雖不才敢拜嘉貺。光緒二年丙子五月，湘潭胡元儀序。

新輯服子慎通俗文跋

顏氏家訓書證篇曰：通俗文，世間題云河南服虔字子慎造。虔既是漢人，其敍乃引蘇林、張揖、蘇、張皆魏人。且鄭玄以前全不解反語。通俗文反語甚會近俗。阮孝緒又云：李虔所造。河北此書家藏一本，遂無作李虔者。晉中興經簿及七志並無其目，竟不知誰制。然文義允愜，實是高才。殷仲堪常用字訓亦引服虔俗說。今無復此書，未知卽是通俗文爲當有異近代，或更有服虔乎？不能明也。余讀而疑之，反覆考索，乃知其誤也。服子慎與鄭玄同時，玄卒于建安五年。魏略云：蘇林建安中爲五官將，文學。則蘇林爲服子慎同時人矣。蘇旣同時，則張揖亦然。不過後皆入仕于魏耳，不得以魏人致疑也。至于反語之學，實始于漢末。顏氏以爲始于孫叔然，故疑子慎不應用反語。按三國志：王肅傳稱叔然受業于鄭玄之門人，則必後于服、蘇二君。然二君之注漢書卽有用反語者矣。如項籍傳：諸侯人人惴恐，服云：章瑞反。揚雄傳：河靈踢

翼服云陽音石與反蘇云酈薄催反如此之類不一而足服蘇注漢書既用反語則通俗文之反語甚會又何疑耶阮孝緒七錄雖亡而隋書經籍志皆本之七錄今隋志有通俗文一卷注云服虔撰則孝緒未嘗以爲李虔所造也新舊唐志皆無通俗文惟有李虔續通俗文二卷則孝緒所云者續通俗文也隋唐志之漏幸有顏氏此言猶得有所考而顏氏此言亦幸有隋唐諸志猶得以知其非蓋顏氏在梁時曾見七錄象訓作于奔齊之後齊無是書記憶不確故有此誤也殷仲堪所引服虔俗說典籍散亡書缺有間卽通俗文與否固不得而知矣梁元帝同姓名錄有兩服虔云一見漢獻帝春秋一卽子慎二服虔皆同時人彼一服虔罕見典故想必非高才作通俗文者實子慎無疑也余辨明顏氏此誤遂書以爲後序

(同上)

釋圻

說文云圻塵也則圻之訓塵乃字之本義引申之則令塵飛揚亦曰圻廣韻圻塵起也通俗文云埽土曰圻土即塵也儀禮鄉飲酒主人降盥注復盥爲手圻汗燕禮主

人降盥注爲拜手圻塵也少牢主人獻尸降盥注盥者圻汗手不可酌或作字或作土或作土

上皆非今以鄉飲酒及燕禮注證之當作圻皆謂堂上拜時塵起以汗手也令塵飛揚曰圻再引申之則

塵之被人亦曰圻聘禮宰夫內拂几三注不欲塵圻尊者漢書五行志棄灰於道者

黥孟康曰商鞅爲政以棄灰於道必圻人圻人必鬥故設黥刑以絕其源是也塵之

被人曰圻再引申之凡物體末被物如塵之被人者皆謂之圻左傳昭二十五年季

氏介其雞疏引賈逵注云擣芥子爲末播其雞羽可以圻郈氏之雞史記魯世家集解引服虔是傳

同注周禮赤爰氏除牆屋以蜃灰攻之注云除牆屋者豸蟲逃藏於中者蜃大蛤也擣